

北京文学  
创作丛书  
BEIJING  
WENXUE  
CHUANGZUO  
CONGSHU



# 雷加散文特写选

北京出版社

雷加

---

散文特写选

---

北 京 出 版 社

---

丛书设计：王 晖

本书设计：温秀生

· 北 京 文 学 创 作 丛 书 ·

雷加散文特写选

---

出 版：北 京 出 版 社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)

发 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 刷：北 京 印 刷 一 厂

---

787×1092 毫米

32 开本

10 印张

188,000 字

1982 年 7 月第 1 版

198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21,400

书 号：10071·403

---

定 价：0.82 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鸭绿江·····     | ( 1 )   |
| 黎明曲·····     | ( 23 )  |
| 前线故事·····    | ( 62 )  |
| 敌后行 ·····    | ( 62 )  |
| 游击区内 ·····   | ( 67 )  |
| 炮位周围 ·····   | ( 73 )  |
| 游击大队长 ·····  | ( 78 )  |
| 女计量工·····    | ( 90 )  |
| 卡一霞·····     | ( 104 ) |
| 敦煌纪事·····    | ( 113 ) |
| 永不降落的红星····· | ( 123 ) |
| 黄水谣·····     | ( 130 ) |
| 心的歌·····     | ( 144 ) |
| 一张地质图·····   | ( 149 ) |
| 抗震篇·····     | ( 156 ) |
| 手 ·····      | ( 156 ) |
| 风 ·····      | ( 162 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震中 .....             | (166) |
| 八街女儿 .....           | (173) |
| 马家沟矿片断 .....         | (184) |
| 绶带 .....             | (198) |
| 向纬度挑战 .....          | (204) |
| 英雄之路 .....           | (208) |
| 火烧林 .....            | (211) |
| 植物的话 .....           | (216) |
| 江河行 .....            | (219) |
| 天池记 .....            | (229) |
| 这里没有夏天 .....         | (237) |
| 美的寻求 .....           | (250) |
| 大运河 .....            | (262) |
| 高度 .....             | (269) |
| 心愿 .....             | (275) |
| 口碑 .....             | (278) |
| 战争插曲 .....           | (282) |
| 古油矿 .....            | (287) |
| 柳赞 .....             | (292) |
| 多一种艺术多一种美(代后记) ..... | (301) |

## 鸭 绿 江

我生在鸭绿江边一个镇子上。这个小地名，地图上很难找到它。

镇子上只有一条街，它由山岗一直到达江边。街路两旁是些老旧的房屋，房檐上挂着各种各样的商店招牌。

街路十分窄小，遇到连阴天，青蛙就在街路上跳来跳去。

晌午的时候，我爱滚着铁环，向江边跑去，然后拣一块石头坐下，望着江面出神。

江面上停着由上海、天津、青岛、龙口各地开来的轮船，正在吊装圆木。起重机卡拉卡拉地响着，工人打着手势指挥着，那些圆木小得象筷子一般，在空中游荡着。有不少工人是我的乡亲，他们领着我逛来逛去，只是一次也不肯把我带到船上。

轮船各有不同，它的烟囱，也不一样，高的，矮的，歪着脖子的，象一只角似的竖立在船头上的。它们又有着各种不同的好看的颜色。

一只水鼓，停在江心，一动不动；可是我以为那是水流最急的地方。要是能在这只水鼓上坐上一个钟头，该多好啊！

天空一块浮云，伸长了角，又舞动着它的肢体。天呵！传说中的把守江口的虾将，莫不是又来驾云巡视江面了吗？

还有那块沙洲，涨潮时被湮没了，退潮时它又出现了。我看了它多少年，我又对它默想了多少年，现在我才明白，这块沙洲，原来就是鸭绿江的心脏，它是在随着潮水忽隐忽现地跳动着呢！

凡是到过鸭绿江的人，永远不会忘记由青山雪顶上淌下来的这股碧流，它是无比的清澈和深邃。它的谧静，又是那末动人，那末使人心胸荡漾。

如果向县城走去，就得乘上舢板。如果遇到逆风，就得滑行前进。这时，桅杆倾斜，船舷吃在水里，好象不是在水上面，而是走在山岭的盘道上，横着江面一来一去地滑行着。镇子上葱郁的山头和红盖顶的海关楼房，一会就不见了。眼前展开了无数的景致：暮靄似的连峰，忽忽扇动的草原，海底电线的标杆，顺着江岸流去的汽车路、羊群、烟囱、一片片芦苇、无数的向外伸开的河汉……

对岸是朝鲜，可以望到金刚山的朦胧的远景。夏天的浮云象游客一般，在明净的天空上，川流不息。它召引着我，向更远的地方走去，它也引起了我许许多多童年的幻想……

但是，我更爱鸭绿江上的冬天。冬天的雪花盖着大地，江面结了冰。从前不能站立的地方，可以站在冰上了；从前不能涉越的地方，现在走得过去了。

爬犁代替了舢板，它在冰上跑得那么快啊！不论撑着爬犁要流多少汗，一种竞技似的快乐，穿过了全身。

如能穿起冰鞋，在冰上一闪一闪地溜着，也是一种幸福。有一年，我也买了一双廉价的冰鞋，为了不使人看见，我偷偷地由家里拿到江边，而且第一次穿在脚上，多奇怪啊！它不向前走，却后退着，两手向前伸开，身体便跌下去了。

引起的轰笑声，深深地留在心灵里，不能抹掉。不久，也被家人发现了，骂我道：“弄那些怪名堂，看你成不了残废？”

终于，我学会了，甚至在梦里冰刀也是一闪一闪的，溜着，溜着。

当冰溜要融化的时候，不定哪天晚上，会听到一声天崩地裂的轰响，这是封锁江面的冰壳爆裂了。江水咆哮起来，它探出深绿色的头颈，冰块四分五裂，随着汹涌的激流向下冲荡。

我梦想着再听到这种声音。我常常在异乡的床上倾听着，在梦中说不定会再听到的。

然而今天，我离开了家乡，不论冬天或夏天，我都不能回来了。我要起誓告诉你，我的心永远永远地怀念着你。

更可怀念的是祖国大地上的那些故事和传说……

### 一 棒槌的故事\*

在深山里，在丛林的边上，在河溪的上坡，在一条小径的尽端——就在他们自己可以找到的那个地方，架起了一根椽木，盖上了树枝和茅草。这里出现了第一个原始的窝棚。

这个窝棚里住着四个人。在这里用语言来传达感情的，仅仅就是这四个人。

象往常一样，其中三个一早就带着干粮、家伙出发了。这三个人：一个把辫子盘在包头里，不大讲话，是个好人；另一个黑眼珠子有点太活，动不动就哭起来，也是一个好人；第三个矮个子，口吃得厉害，更是一个好人。他们三个都年轻力壮，满怀探险挖宝者应有的信心，又都是你为了我，我为了你那么死心眼地讲义气。

留在窝棚里的却是一个老头子。说起他来，下面两句话，也许很恰当：总和三个年轻人的经验而有余，总和三个年轻人的欲望，犹嫌不足。他就是这样一个人。眼睛虽然昏花了，恨不能把整个山林吞下去；他也不时地扭动着他的酸软的骨节，还自信很有力量。

前天夜里，枣刺扎了他的脚板，他才因此不得不留在窝棚里。

---

\* 棒槌是人参的俗称。

只有雪块从山顶上崩塌，压折了树木，飞舞着雪花的时候，他才肯躲在窝棚里。除此之外，不论什么时候，他都愿意呆在窝棚外面。

山根上有高大的树林，也有象一条带子似的清水溪流。

石窟里，常常发现老死的狍獐，和草蛇的蛇皮。

不知名的鸟儿，飞来飞去。不知名的花草，洋溢着醉人的芳香。

这时，老头子敞开领口，躺在草丛里。他有时闭上眼睛，让顽皮的太阳，在他的脸上跳来跳去。他一会搔搔胸膛，一会喃喃自语，活象一个不知疲倦的、怀着幸福的希望的老人。

但是他又那么昏沉。他看不清远处的青山的连峰。一片随风波动的靛靛草，又使他以为坐在海船上了。

他只是长久地注视着，眼前的一座山神庙。

那个山头如果象一顶瓜皮帽，这座山神庙，就小得象瓜皮帽上的帽疙瘩一样。山神庙的后身，拖起一片树林。山神庙的周围，又被盛开的绣球花围绕着。在这一切上面，象是有个什么东西在飞舞。那是在树枝上攀来攀去的蜘蛛吗？那是一只恋花的蝴蝶吗？或者是一团吓人的鬼火吗？然而这是白天，它也的确是火红的。到底这是什么呢？

老头子不再躺着了。他用酸弱的胳膊支起上身，忘记了搔痒，忘记了闭上流着口水的嘴唇，两只昏花的眼睛，急切地追踪着那个火红的影子……

这个火红的影子，一会隐去了，一会又出现了。火红的影子出现的时候，老头子几乎要手舞足蹈起来；火红的影子隐去的时候，老头子的眼珠子不动了，胡须贴在胸膛上了。假若火红的影子从此不见了，我想他一定会就地变成一副石刻的雕象的。

幸好，火红的影子又出现了。它围着山神庙，象是揖拜神象似的跳着，然后顺着小径走来。可是一丛野兰草又把它遮住了。

这时，一只沉默的苍鹰，伸平了翅膀，向天边飞去。太阳钻进一片云彩里，然后又出来了。

老头子仍然痴痴地向前望着。他的心中一会平静，一会烦躁。他不知道这个火红的影子停下来时，望着什么？他也不知道它乱蹦乱跳时，想着什么？他被好奇心弄得神魂颠倒，坐卧不安。

这个火红的影子，看去径向溪边走去了。直到它的影子落在溪水里，才突然现出了一副清晰的轮廓。老头子禁不住在心里叫起来：“原来，这是一个娃娃……”

老头子看见他戴着一个红兜兜。兜兜真红，把他的四肢也映得绯红绯红的。

老头子又看见他的面孔，象画上的胖娃娃那么可爱。他有一双漆黑的眼睛，有涂着胭脂一般的双颊和嘴唇。他的尖尖的下巴又连着一根胖墩墩的脖颈。

后来，老头子看得更加清楚了。他的脑盖上留着一撮桃形的短发，两只薄薄的耳垂，在太阳光下象珊瑚一般的

发光。

老头子又暗暗地叫起来：“看他的年纪，过不了五岁。  
， 这是谁家的娃呢？”

这娃突然对老头子凝视着，并且闪出了天真的笑容。

老头子心花开放地想道：“这是不是我的娃呢？真的象是见过，莫不是我同年轻的媳妇在床上梦想的那个吗？”

这娃站在溪水里，洗濯他的小脚。老头子看见撩起来的水花，如同天上洒下一阵雨来，他的心头顿时觉得凉爽、欢快起来。

一阵雁声嘹亮而过，老头子第一次望见了青山的雪顶。他的左面、右面是广阔的天空，苍老的树林，嵯峨的岩石……这是一块没有人烟的地方。

老头子恍然大悟，郑重其事地对自己说：“对呀！这里没有人烟，哪来的娃娃？”他又向周围陌生的景致，望了一眼，又说：“活见鬼！我为什么离开家乡？为什么到这里来的？我是一个挖棒槌的，我是一个追求幸福的人，我是为了那个传说的……”

于是他记起了那个古老的传说：

“……从前有一个挖棒槌的……不管他年老，年轻，一个进了老山林的人，就得完全凭运气。有时，这好运气就闯到怀里来啦！有一天……也许就象今天这样一个晴朗的好天气，周围鸟鸣莺啭，花草芳香，一个叫做红孩的娃娃，对啦！他也戴着红兜兜，赤着脚，就象今天的这个一样……不用说，这个精灵为了散心，才变成一个娃娃，

漫山漫野地蹦蹦跚跚。听老人们说，这精灵越老，越爱散心，变成的娃娃也越年轻。他忌讳生人，生人有生气。他一闻到生气就逃开了，所以只有人看到他，可没有人挨到他。这就得凭运气啦！你听哪！这真凑巧，如果一个挖棒槌的人离这个红孩不远，也许就在他的脚边，那末，只要趁着这个红孩耍石子的时候，朝他脖子上套上一根红绳……红绳是每个挖棒槌的人随身带着的，它象铁铲一样，一同带在身上。他们多么希望只用红绳，不用铁铲啊！……自然，那个红孩受了惊，突然不见了。不要紧，赶快顺着红绳走去。不管多远，走到红绳的尽头，红绳钻到哪里，就在哪里挖吧！末了，就会得到一个须长三尺的真正的人参果……”

老头子只是为了这个传说才活下来的。他早就梦想着那个红孩，那个须长三尺的人参果。为了这个，他的昏花的眼睛才闪着光，他的瘦弱的胳膊才储满了力量。

今天，好运气终于来临了。站在真实的事物前面，还能不相信吗？他赶忙掏出了红绳。这团红绳他不知揣了多少年了，看他的手指也跟着抖起来了……

谁敢说他老眼昏花呢？谁敢说他软弱无能呢？过去他常常咒骂那三个人是废料，今天他可得大显身手啦！

他张大了眼睛，用膝盖跪起了，他就要站起来伸开两手走过去了；但是脚板上一阵疼痛，使他摔倒了。

这阵疼痛，是的，这阵疼痛就是在他脚板好了之后，也没有消退，它一直留在他的灵魂深处。

薄暮时分，他的三个年轻的伙伴回来了。

老头子象痴人一般地躺在那里，他分辨不清他是不是做了一场噩梦。他的脸陡然红了一阵，针尖大的那一点点闪光从他的瞳仁上消逝了，他放下了他的胳膊，再也无力抬起它们了。

这三个好人，今天仍是一无所获。他们照例疲倦不堪，偎在一起吸烟。他们不时地向老头子望去，担心又得挨这个老头子的诅咒了，象往日一样，他会投来废料、蛇皮、砖头、倒霉鬼……他想到的一切恶毒的字眼。

但是今天，老头子一声不响地爬进了窝棚，他第一次不用吩咐为他们烧饭去了。

在窝棚顶上，艾怨的炊烟向暮霭中升去。

## 二 木 排

木把子把他们的亲人，留在下江的镇子里，或是县里，大半都是留在他们投奔关东来的第一个落脚的地方。

木把子们，离开他们的亲人远远的，几百里，几千里，去到人们说不清的地方。老人们也只能凭着可怜的记忆，用手指着鸭绿江流来的方向说：“就在那里呀！远得很呢！”

在这个不知名的地方，是另一种天地。那是一片永远走不完的，永远辨不出方向的大森林。盘大的叶子遮着天，枯枝铺满了地面。阴寒的、发霉的气流好象只有躲在鸟窠里才会温暖。

除了把头的咒骂，这里鸟鸣是音乐，锯木声是音乐，接着响起了劳动的歌声。

晚上升起野火，映红了他们的面孔。夜深火熄了，这些怀念家乡的人，穿过树叶，仰望着天上的星斗。

虎狼冲过的时候，象一阵暴风。它的吼声震撼着树叶，簌簌地响。

这时，他们的亲人们，住在下江镇子里或是县里的亲人们，在梦里追随着他们所去的方向，要他们赚很多钱，而且赶快回来。

工作了几个月之后，排腰子穿过木耳，长列的木排浮在江面上了。木排上面又建起板屋，板屋建得很快，仿佛是由树林里搬上来的。

木排上养着花草，夜间常常飘起笛音。叭儿狗脖子上拴着响铃，公鸡不到天明就喔喔地啼起来。

把头换上新衣，手里提着一挂五百响长鞭。他的面孔变了样子，究竟想些什么，谁也不知道。不过木把子早就知道，把头现在该有一套本事的。

鞭响了，把头发着号令，木把子站在木棹旁边，躬起腰前后摇着大棹。由胸膛里喊出了：“嗨哟，嗨嗨哟……”

木排顺着江水流去，带着江水的速度擦过崖壁，礁石，湾流和漩涡。伫立在山头上的狼群不解地嗥起来，不时出现的山神庙，在对木排注目凝视。

荷花绽开了夏天的笑容。下江的亲人们来到江边，望着天际的浮云，浮云也许带来了平安的消息。他们又俯视

着江水，江水也许很快就会把他们载回来的。每个浪花都是感情的寄托。每片浮云对他们都有尽不完的义务。

但是木排要经过歪脖子哨的。木排在歪脖子哨的前面要停止一下的。

说起歪脖子哨，那里江身突然被两旁的峭壁夹紧了，水面高起来，跳过一块块礁石，向一个平平的深潭流去。

深潭的底下藏着一股漩流，它甚至可以把一片落叶吸入水底。深潭与峭壁之间仅有二十米，而且要转折三十度角。木排走到这里，只有先朝崖壁撞去，然后在适当的地方急转而下，才得脱险。

这是尽人皆知的吸人的血口……

传说着深潭底下住着一个乌龟精。它潜伏水底不动，漩流就是它的呼吸。它的爪牙动一动谁也过不去的。但是它对那些勇敢的把头也怀着一点善意，那些烧了黄钱纸而没有经验的人，常常使它发怒。

木排在歪脖子哨停住了，木排嵌住了尾巴似的，周身摆动着。木把子早已吓得目瞪口呆，把头郑重其事地烧了黄钱纸，认真地读着不大记得的流浪者的誓词。

鞭炮响了，木排象一支箭似的朝着崖壁冲去了。

或者滑一个角度安然通过，或者匍一声撞得粉碎，然后无声无息地被漩流吸去。

歪脖子哨是木把子的关口，也是他们每个亲人心中的症结。

这些亲人们，在江岸一面洗衣，一面等待着。她们的

花花绿绿的衣裳，组成了五颜六色的花环。清风将棒槌敲在石板上的声音向市上吹去。她们每逢遇到木排流下来，就拥上去，杂七杂八地问着：

“谁家的？”

“哟，李大嫂的男人回来啦！”

“我家的怎么还没有……”

“你还看见谁啦？急死我啦！”

.....

有一条阴沟，通到江岸的小巷里。每隔一扇窗子，有一个小门。小门上挂着一排红灯。巷子窄而泥泞不堪，中间垫着一条木板，踏在脚底下吱吱直响。

红灯底下，立着花枝招展的妓女。个个都用花朵似的手绢堵着嘴，眼睛斜溜溜地瞧着来往的客人。

客人中间有一些是刚到不久的木把子，腰里响着大洋钱，粗手指掐着烟屁股用力地吸。他们换上了簇新的衣服，头上戴着黑呢帽，只是在黑呢帽底下还舍不得去掉那块裹头的白毛巾。

木把子几乎挨着个向妓女调戏。妓女抛开堵在嘴上的手绢挥动着，于是在她的面孔上露出一张血红的嘴，和嘴角上的皱纹。

“去你的，死不要脸！”她甩开一个小流氓，对木把子怪腔怪调地嚷着：“心肝呀！我的小木把子……”

木把子跑过来，用硬硬的胡须扎在她的脸上，喷着口臭笑起来：“小木把子，胡子可硬啦！”